

日本  
撰述

# 本朝高僧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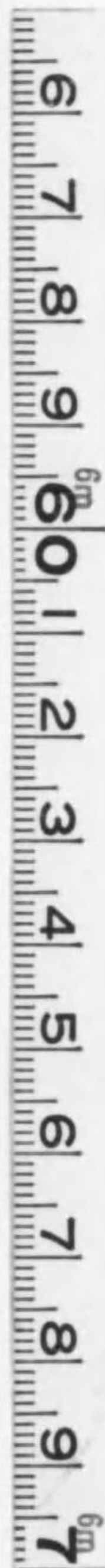
四十六 四十七  
四十八

特279-318



279

-18



# 始



第四百七十七號

圖書省部文

本朝高僧傳卷第四十六

濃州盛德沙門水師蠻撰

感進四之一

百濟國沙門義覺傳

釋義覺百濟國人也此方征彼國時伴軍士來詔住  
 難波百濟寺覺長七尺博綜梵學持般若心經同寺  
 慧義夜半見覺室光明熾耀窗隙窺之覺端坐誦經  
 光從口出義以驚悚明朝告眾覺語徒曰吾一夕閉  
 目誦心經一百許遍開口視室四壁空洞庭外皆見  
 吾為希有之想起而摸之壁戶皆關歸座誦經空廓

如先是般若不思議之妙用也徒皆增精進焉  
贊曰定慧均等斷除煩惱與物一致有何罣礙菩薩  
羅漢往來於三千界無佗皆以由之也覺之洞見者  
殆乎齊聖地與

和州法器山沙門多常傳

釋多常百濟國人也本朝太皇后天皇御宇慕聖化  
來住和州高市法器山寺誦大乘經神咒專事度生  
應死之人承驗再蘇病者盈門奇異甚多嘗卓錫杖  
二條於阪上當其經行互用一物無作妙用如鑿而  
樹焉天皇后尊重供養斯乃修行之功獨流芳名慈

悲之德長存愛敬也

和州藥師寺沙門祚蓮傳

釋祚蓮三學該貫名達朝野白鳳八年十一月天武  
帝皇后病帝誓曰此病平復當作藥師佛像建立堂  
塔而供養百像后病有瘳將建藥師寺無知營構之  
規者蓮乃入定見龍宮之伽藍護矩盡美定後摹圖  
奏進乃用其式營藥師寺最極妙麗敕蓮居之

和州多武峰沙門定慧傳

釋定慧相國大織冠鎌足藤公長子也初孝德帝有  
妃懷妊賜鎌足爲夫人詔曰生子若男爲卿子女爲

朕子生慧閑雅聰敏出羣投沙門慧穩出家遊學白雉四年與道嚴道昭十三員僧隨遣唐使吉士長丹浮海入唐高宗永徽四年也直往長安謁神泰律師於慧日寺稟戒習學辭巡諸刹擇師質經在唐二十七年調露初元伴百濟使而歸白鳳八年也父鎌足已薨矣問弟丞相不比等曰先考墳何在丞相曰在攝之阿威山慧曰先考嘗曰和州談岑今日多畿武峰內靈勝之地不亞唐之五臺佗日墳於彼子孫益昌總章二年我在五臺十月望夜夢上談岑先考告曰我已生天矣汝當就此地建梵刹修佛乘吾亦降此

爲擁護焉丞相泣曰先君之薨實某年月日也慧乃率門族陟阿威山自取遺骸遷葬談岑其上立十三級塔慧在唐見清涼山寶池院塔雇良工募之作焉緣棟梁船楫不能悉載遺一級於海壖矣建畢慧深恨不圓備一夜雷電風雨山嶽動搖黎明見之所遺一級依然架上千材萬瓦一無殘缺朝官州民莫不驚歎焉丞相乃刻文殊太士像安於塔中俾天龍鬼神知所敬仰慧又塔南建四面堂號妙樂寺堂東作方三丈殿庇大織冠像靈感逐日新藤氏至今榮和銅七年六月十二日順世壽八十餘矣

贊曰蓮之入龍宮慧之來遺級者至誠無息之所感也可謂羅漢僧耶

### 越前越知山沙門泰澄傳

釋泰澄姓三神氏越前麻生津人父安澄母阿野氏夢白玉入懷從此有妊白鳳十年六月十日生皆天降瑞雪積庭寸餘澄及五六歲不交羣兒百戲喧巷未嘗出見唯聚泥土作佛像伐艸木構堂宇獻花薦水以充娛樂持統六年道昭和尚遊化北地適至其家見澄頂上現於圓光覆以寶蓋謂其親曰此神童也善加保愛十四夢身坐蓮臺侑有沙門語之

曰汝知否我卽汝之本師也家在西方汝所坐者此觀音所持之花也汝當示比丘身施十一面利生普照之德耳既寤大喜慎不語人從此每夜出外父母疑怪使其兄安方竊伺往所澄到越知山崑洞中禮數百拜高聲唱曰南無十面觀世音神變不思議者唱畢出洞陟峰頂雲路孤絕兄不能從寤止洞中遲明歸家未及脫履澄已先歸矣後自削髮棲此峰頂精勤練行衣藤皮食松葉修懺積年發得慧解神授密乘文武帝聞其名望大審二年敕侍臣伴安以澄爲鎮護國家大法師是歲有小沙彌自能登島來

中本抄卷之六  
本朝高僧傳卷之六  
C四  
謁澄含笑曰汝來也我遲汝久矣便付鉢多羅令其  
守護焉澄不捨晝夜長時行道苦修非一而沙彌服  
勞不離如影隨形常臥雪裏澄名爲臥行者客比丘  
來謂沙彌曰勸勸進趣是名爲行臥者怠倦之義也  
何稱行者耶沙彌舉臂答曰行有二種一身行二心  
行予之所論者身行也予之所修者心行也當入苦  
之寒風臥罪障之積雪仰阿字之太空見大日之光  
照淨菩提心觀慧相應念念增進豈非心行之微趣  
乎客聞之感歎伏膺沙彌元無學業忽說深志人以  
爲奇且有神異逢過海稅船飛鉢乞米率以爲常和

銅五年有羽州運糧船沙彌飛鉢乞米船師神部淨  
定曰此官米有定數不能充供沙彌還山豈一船米  
如鴈相行飛來峰頂淨定歎未曾有入山禮澄曰俗  
情卑恪不備淨供然是官物願垂慈顧澄笑曰非我  
所知沙彌所爲也汝當謝渠淨定如故沙彌曰只畱  
小供餘盡還汝淨定曰今此峰巒崎嶇揚塵許多糧  
米如何運移澄曰汝只歸船沙彌自能之淨定卽歸  
其米不奈橐索如前飛還淨定感激益深輸官租畢  
不歸本邦入山事澄採果拾薪百役不倦澄名爲淨  
定行者澄語客曰沙彌心行者也淨定身行者也澄

常望白山日彼雪嶽必有神靈我登見之養老元年  
持錫入山果感妙理大菩薩及逢屬輔事在神之章  
中菴居白山僅歷四年優婆塞等尋來相集漸成多  
衆苦修益勤法驗彌著六年秋天王弗豫百方不效  
詔澄赴關淨定隨行及輔澄願定日吾三鉢杵在白  
山室汝急採來定承命歸山乃持鉢杵黃昏入宮舉  
朝歎異曰澄不可言之定又奇哉澄近錦辰把三鉢  
杵誦忿怒明定憩息殿陛形貌甚醜起居婆娑宮人  
嘲笑之定怒觸柱宮殿震動羣臣驚悸上病益甚澄  
以鉢杵擬于玉體違和立瘳崇其法效擢爲供奉賜

號神融禪師神龜二年行基法師登白山見澄微笑  
如舊識基問白山靈應澄詳語之基感歎曰元正帝  
號公神融良有以哉又公託生三神氏宜乎顯三聖  
之應跡也吾歲已五十七末路多難不憚嶮峻來蹈  
勝地幸聞神化吾心足矣再會在西方矧密而太天  
平年中聖武皇帝弗豫敕澄加持違和即時愈帝喜  
授大和尚位改號泰證澄奏曰願以證作澄不忘父  
諱龍顏潛然乃從其奏澄剃髮已來世具呼越太德  
從此始爲泰澄和尚八年天下嬰痘瘡玉公士庶死  
者不可勝計敕澄撰之澄修十一面觀音法瘡疾不

日而息古志郡國上山寺有一檀越造窣堵至落成  
且雷雷擊破三造三壞檀越病諸澄往謂之曰亟作  
塔我爲加護焉檀越喜造之澄坐塔傍誦法華經俄  
雲雨降灑電雷鳴輝檀越悸曰佗時擊塔其兆皆爾  
澄曰勿怖誦經自若忽一童男隕自雲中年可十五  
六頭髮蓬亂形貌可畏被縛五處流淚曰願聖者赦  
吾暴惡澄曰汝緣何爲災曰此山地神與吾善塔立  
此地無彼住處是故爲障礙今依妙法力地主移去  
我已受譴仰聖慈耳澄曰汝罪重此寺無水若出甘  
泉爲供佛僧當解汝縛又此寺東西南北各四十里

不可作雷聲汝能此二事乎童曰謹遵命言已縛解  
電光閃爍上空而太卽時崑中清泉湧出夏冷冬溫  
燖滂無異又結界四十里不聞雷霆二事至今不替  
矣天平窣宇二年歸越知山休居仙窟其山形似三  
鈎杵澄喜爲靈場神護景雲元年正月作三級木塔  
一百萬基其高六寸刻雕妙絕華夷縑素爭走乞求  
二月以書與僕射吉備公辭帝曰吾將還西方願聳  
睿情於佛乘僕射以聞帝哀歎親灑宸翰以答於澄  
澄拜誦御書誠其徒曰聖筆審札置之高架慎莫忽  
諸三月十八日結跏趺坐定印而化壽八十有六頂



日本書紀卷之四十五  
本朝書傳卷之四十五  
放神光山谷變金天雨蓮華門人闕真身於石函澄  
平生時時頭現金光人有見即隱有宿疾者僅食鉢  
飯其病即痊雖萬里道一時而至驅役鬼神使令鳥  
獸營濟葛嶺神役小角以石索咒縛一言主神纏繞  
七帀澄欲解其縛持念作法三帀已解忽空中聲叱  
之澄乃止咒縛又如故神驗多端不遑具記焉雲居  
寺淨藏撰泰澄傳江帥匡房本朝神仙傳載泰澄事  
論曰余讀澄公傳幼慕佛乘者報得也長有感進者  
修得也記祕咒持密器者又非報修之所得也必逢  
密者而承之其傳中日雖萬里道一時至然則遊天

竺震丹本朝猶如巡家第其在白山逢善無良等瑜  
伽師而傳受之不可計知焉何者密乘貴耳提而命  
一咒一印者若夢境間有感受者全咒全印者雖十  
地薩埵不能私淑矣是所以密教之異於佗教也而  
澄公密乘奧祕皆悉知之此豈無師承如斯耶儻謂  
有聖知者自然感悟是又不爾弘法大師爲三地菩  
薩及其闍大日經茫然不解逢惠果師傳而知之此  
其徵也雖凡夫傳修則有契聖業者淨定始爲船師  
被礙海壑事澄公後飛行山川可復竝案焉虎關和  
尚論云無故而感感之靈者也恐不然焉

和州子島寺沙門報恩傳

釋報恩備前津高縣人天性好梵行十五離家三十  
入吉野山持大悲咒歷四五載已得靈感天平勝審  
四年孝謙帝不豫救恩加持帝疾即愈時恩爲小沙  
彌有救削染賜以今名固辭回山益勤持念桓武帝  
在長岡宮久惱沉疾國醫拱手帝誓曰佛法威力若  
痊沈疾朕勤護法若無威力佛法於國家何益聽者  
寒心恩應詔入宮閉自持根本咒五十遍宮中震動  
大悲菩薩現形殿上帝病立痊感嘆無量因問曰法  
師蘊何行業神驗如此對曰某久居深山專誦神咒

又無佗業矣帝起作禮給賞甚賚不幾潛回山帝遣  
內臣昇鳳輦追送於路恩辭不乘天平審字四年三  
月恩躬精藍於和州子島安大悲聖像高一丈八尺  
脇侍四天王像極有靈應號子島寺帝賜封戶又詔  
親族賜官祿延曆十四年六月某日化去

贊曰至誠感神別佛法妙咒無感哉只要修者誠精  
純密荷誠精純密則一咒而足矣若謂不然恩公屢  
以太悲一咒致感飛龍焉

泉州卷尾山沙門法海傳

釋法海攝州豐島郡人父兄以漁獵爲業海性慈仁

每見殺生不任覺類入行基室出家納戒研習法相  
雖學業成嫌居師位或隸東大寺或居長谷寺只樂  
隨眾聞道寄龜之初住泉州卷尾寺九旬安居有一  
客僧從結制日汲闕伽水持香花來每日無闕海感  
其信心到時必饗及解夏日以法事繫倉皇不饗僧  
不告而去齋了海自悔跡路而行漸到海濱見僧著  
屐蹈海西太海悲泣拜手立渚招之僧回顧曰汝勿  
悲泣我施無畏者也家在補陀落山仍現千手真相  
重告曰汝圖此真容安卷尾寺利諸有情每歲十月  
十八日我當影向言訖即隱海不勝感歎歸募繡素

雕大悲像造堂安置每年初冬招集眾僧轉佛名經  
講法華經名卷尾大會近遠人民至今雜沓拜瞻焉

越前白山沙門藏緣傳

釋藏緣泰澄和尚之徒也形極短小又甚醜徐徐步  
行人不能及專持地藏名號又無佗業遊化北土不  
往佗方毀譽不遷好行施利人問其年曰八十然其  
貌可四十感通如響縛鬼降神白山立山爲修練場  
晚締菴於白山筭笠臨終夜高唱地藏寶號院中眾  
僧以爲緣勤持念誥朝至菴見之向西端坐合掌而  
化異香薰於院中矣

和州大安寺沙門慧勝傳

釋慧勝居大安寺從眾習學常持法華寶龜年中遊  
方至江州御上山宿陀我神祠側其夜夢一人來請  
轉法華天明疑之忽見一白猿謂勝曰我昔爲東天  
竺國主國多比丘雖我未廢佛法曾下令禁私度今  
受報爲猿神願師留此轉經脫我苦趣勝曰我無糧  
不能久居猿曰我當設供勿爲慮也又曰淺井郡頗  
多淨眾當相勸誦勝卽往彼陳其事時有山階寺僧  
滿預曰此事難信眾僧皆疑忽一童子來曰堂上有  
白猿眾僧趨見之丸聞堂材俄傾仆於是知神猿所

爲乃俱往而誦法華經

備中湯川寺沙門玄賓傳

釋玄賓姓弓削氏河州人稟唯識於興福寺宣教性  
厭囂塵銳行勤業嘗患緇侶營僧官又惡猿人道鏡  
媚稱德帝潛出和州或作奴僕在路養馬或作渡司  
爲入棹舟後嘉遯伯州山桓武帝病亟詔山中乞冥  
助至化難免自負鉢囊而入宮帝疾卽愈辭而歸山  
平城帝詔返輦下聞僧官敕潛遁去往備中湯川寺  
斗絕不出嗔峨帝貴其操履詔問相續每歲贈布且  
賜宸書日賓上人晦迹烟雲疑思練若春向覺花而

獨坐夏蔭提樹而閑眠持戒之光能耀昏暗護念之力自濟黎庶比來炎暑禪居如何朕機務之暇不忘寤寐地遠心近一念即到羅綺錦繡想在斥逐白布一束聊備法資願師領之約文伸意又敕誓多郡賓之在世免租貢鐵勞其供費也賓在興福寺秋篠寺善珠奉詔爲僧止自宮還時扣賓之門無敢答者時寒雨溼衣珠頻扣門賓漸出接人珠日夜未央若未寐開門何晏賓曰舍僧綱人欲令立門外苦身志也珠笑歎談以弘仁九年六月某日寂於所住年八十餘初賓建阿彌陀寺於伯州會見郡居民崇信施入

寺田二町九段四十步清和帝貞觀七年秋追貴其德敕免租稅

贊曰沙門者在勤道而息諸緣故翻以勤息剃髮黑衣是其表相也賓兮賓兮其名實相契之至矣哉

和州東大寺沙門實忠傳

釋實忠不考其姓其託稟經法於良辨僧正權感不可思議也嘗神遊兜率內宮見四十九重摩尼寶殿有一所陶日常念觀音院見其修法儀軌心甚歡羨便乞聖衆得軌而歸欲修其法無大悲像常祈求不輟一日遊攝之難波津忽見闕伽器浮浪來中有銅

像長可七寸相好妙麗其溫如人膚忠願出望外奉  
持而歸朝廷聞之敕安絹索院從此每歲二月對像  
修兜率宮軟二七日自天平勝寶四年至大同四年  
五十八載未嘗闕之至今尚然又二月仲旬修涅槃  
會自天平寶字五年至弘仁六年五十五歲遂不闕  
焉初忠修法時至初夏必請本朝諸州神讀名簿供  
之若州有遠敷明神預此饌會聞忠法音生崇仰附  
入謂曰願獻關仰水俄黑白二鵝穿地而出飛止傍  
樹自其鳥迹有甘泉涌出忠其畔斃石爲關仰井病  
者飲之多愈焉一時旱歲井涸修中欠水其徒集井

邊向若州持念須臾井水盈溢遠敷神前有河此時  
絕流無音衆人大怪後聞此事自茲名曰無音河忠  
容貌甚美一日召宮供齋適皇后窺見不覺就睡夢  
與之通既寤見忠其頂現十一面觀音儀相嚴如后  
出合掌懺謝其神異多此類也忠在東大寺補苴太  
佛殿者若干所以弘仁年中得少恙安坐吉祥而順  
世焉

贊曰孔子見南子矢之曰予所否者天厭之天厭之  
聖人之言極確實也忠公頂涌大悲之相者非啻矢  
之言直顯真身耳此吾法中修得之所成而孔老外

教所絕而無也

河州西林寺沙門等定傳

釋等定從金鐘寺實忠傳華嚴旨名聲登聞詔住河州西林寺此寺素天智帝之所建多歷歲月殿堂荒蕪及定之住百廢具修桓武帝在東宮時屢召聽法定一時登龜瀨山忽見獅子現無畏之身大聖示老翁之姿而獅子復本形老翁作童子定爲奇異之思替頌而歸奏於東宮乃幸龜瀨見文殊所現之處及其踐祚崇定甚渥任大僧都敕主東大寺住職六白講演不懈以延曆十九年七月某日取滅受其法者

桓武天皇藥師寺勝長僧都東大禪雲律師東大正進律師等

京兆西寺沙門守敬傳

釋守敬不詳其姓里自少遊南京隨勤操等諸師學空有之法兼通密教與空海聲價並馳弘仁十四年帝以西寺賜敬東寺賜海於是兩門始開學徒會集天長元年春二月畿內久旱敕海修法敬奏日臣僧世齡法臘俱邁於海義當奉敕乃命敬敬以七日爲期至於散日陰雲厚覆都下俄暗須臾雷鳴暴雨大降敕見其所澍東西京而已復命海海亦期七日敬

乃咒諸龍內一蜃繇是期至不雨海人三摩地觀敵成障奏朝重祈而雨事在空海傳從此不和速修調伏法一日海陽死令門人覓喪具敏聞訃舉哀修懺悔法其後敏化海亦修懺悔法嘗降三世明王忽現於壇上曰我是守敏也爲令闡揚汝法屢成怨敵言訖而隱

贊日經云作太魔王者皆是住不可思議解脫之地菩薩權以方便教化衆生夫提婆調達者俱是登地之薩埵也乘因緣輪以示橫逆耳世人以敏之與空海爭法雨只知惡之不辨如何以神力咒諸龍歷大

權者之修法者是豈凡庸而爾乎全是聖者之所作也撰以俾知敏公有本焉

和州大安寺沙門行教傳

釋行教世姓紀氏備後州人山城守兼弼子孝元天皇二十一世之裔仁和寺益信之族兄也居和之大安寺學三論及密教道骨堅強勤修不撓德業上聞任傳燈大法師位常持念寺之鎮守八幡大神貞觀元年詣豐前宇佐八幡神祠一夏九旬晝讀諸大乘經夜誦密咒夏滿將歸其夜夢神日久受法施淡契我心師回土城我亦隨行居土城側當護皇祚故以



中秋著山崎縣其夜神又告曰師當觀我所居之處  
夢覺起見東南男山神光一道現鶴峰上凌晨至其  
處實靈區勝境也敎始構茅社敬獻法味錄事表奏  
詔橘工部準宇佐之祠新建神廟祭禮相繼實貞觀  
元年九月十九日也其後朝廷爲國家安寧於豐前  
國寫一切經納宇佐祠命敎檢其事世傳敎嘗所見  
神之本身俄彌陀觀音勢至現架染之上因是殿內  
安二像云

贊曰神者靈鑒不昧居清淨之地有感而無不通之  
夫一心法界者清淨之基也故十方諸神來于佛會

誓護正法此方之神崇佛子依此義也宇佐八幡神  
感敎之清修影降男山遂定闕宮義亦在茲論神道  
者或有應化合一之說於理不周焉

和州興福寺沙門願安傳

釋願安不詳姓所興福寺仁秀僧都之高弟也蚤啟  
先覺之門性相之蘊結悉解紛加又悲智二嚴兼備  
時人呼願安菩薩承和二年秋將往但州乘舟湖水  
及至中流暴風俄吹逆波大起舟將傾覆衆人恟懼  
安獨端坐默念觀音于時白雲忽降掩安之頂雲中  
現金色大悲之相安及衆人瞻仰誓願須臾猛風止

日本書紀卷之四十六  
逆波靜衆皆舟下拜安而太安後開金勝寺而講經  
論南北義學會集盈席釋書作安願寫者誤乎願安  
之名相宗之人喚之熟矣東福岐陽秀公訂之余亦  
改焉  
贊曰縫掖之不懼風波者晉有謝安宋有伊川其守  
敬字養志可稱吾緇衣之門還得靈感者安師之餘  
不逞僕指其妙驗之不可思議也不可與佗教同類  
而語焉

攝州勝尾寺沙門證如傳

釋證如時原佐通之子也母藤氏以無嗣每月望日

詣佛塔禱漸及三年始以孕如以天應元年四月五  
日產于攝之豐島郡及至七歲母謂夫曰兒已長大  
我無所慮許我出家夫曰吾志復然如聞二親語悲  
戀不已父母摩頂慰誘翌朝有分衛僧夫婦請入俱  
語素志僧曰二人春秋方壯共求作僧真火中蓮也  
如聞僧語亦索出家夫婦相喜三人同日剃髮稟戒  
留僧受教朝夕勤修三年後忽失僧所在延曆十四  
年二月十八日父母沐浴淨衣至於中夜同時化太  
如時年十五爲父母修常不輕行十六萬七千八百  
家轉彌陀經五千餘卷其行腳間暴風甚雨不敢露

衣所過第宅必薰異香後入郡之彌勒寺隨侍證道上人學顯密教性耐修練居十五年一旬二飯一月六食其經行時等身禪徒隨於前後弟子窺之只見身體不見其面別構艸菴晝夜閉戶念言念道一夕天樂鳴空有人扣戶曰我播州賀古郡教信也今往極樂明年是日上人亦當生樂國故來相告耳光射菴中少選乃滅翌日使弟子勝鑑往決其真既到其宅有一嫗予曰教信者我夫也常修念佛鄉稱彌陀丸某日往生鑑歸告事如乃猛省曰我多年勤修不如教信從此巡聚落讚說經乘勸諭念佛一日沐浴

浴畢謂門人曰教信之報今日相當矣汝等宜努力莫有怠惰乃入室定坐及至半夜金光耀煜香氣氤氳雲上有樂西向而太天曉門弟子等開窗視之手結定印結跏而寂貞觀九年八月十五日也春秋八十有七弟子等不堪哀慕延葬三七日其間奇香尚薰茶毘之後手印不壞門人請檀造石塔藏於靈骨并不壞者

系日如信之業定散各別真俗相隔其感者何也通曰定散者理事之二本不相離何言各別真俗不二寧隔緇白邪蓋以感應道恆而來矣

京兆清水寺沙門延鎮傳

釋延鎮南京報恩法師之上足也寶龜九年夏四月登洛東乙輪山嶺頂有瀑側有艸蒼白老翁居鎮問其姓名曰我名行睿隱約此山已二百歲持大悲神咒待公者久我將東行此地好建精藍乃指庭枿曰我以是擬刻大悲像我若遲歸公先造之向東而太期逝不還鎮巡見山中山科東峰遺履一雙即知老翁大悲之應現也鎮無資刻像荏苒送年延曆十七年鎮守府將軍坂上田村麻呂獵鹿到菴鎮語緒由將軍感喜移宅爲寺造像安之號清水寺尊信日

渥二十年春將軍奉敕征伐奧州高丸入山謂鎮曰我將討賊不假法力恐辱王命願師加意鎮輒諾將軍已到奧州與賊交鋒之際王師箭盡俄有小僧及童子拾箭與將軍遂射殺高丸獻首帝城及歸王都詣鎮謝曰此番非法力不至於此不知師所修者何鎮曰我法中有勝軍地藏勝敵毘舍門我造二像供修將軍便說一人拾箭事登殿見像徧身刀矢瘢又泥土粘脚將軍奏朝不詳鎮所終贊曰行睿延鎮者太土之化也田村亦然楞嚴經曰若諸衆生愛統鬼神救護國土我於彼前現天大將

軍身而為說法令其成就緇素雖異而至于假現應身守護王民者俱是菩薩之誓願也矣

本朝高僧傳卷第四十六

音訓

募

蒙哺切

孺而宜切

類

阿邊切

涸

曷各切

煜

余六切

氤氳

上伊真切  
下於云切

江府住玉泉軒成九居士信施淨財鏤  
本朝高僧傳卷四十六 茲冀  
上報四恩下資三有家道繁興種智圓明  
寶永丁亥佛成道之日  
濃州路加納盛德禪寺 知藏比丘 識

新羅國僧人  
 寶壽下支那法名之日  
 土清公...  
 本陳...  
 許...

本朝高僧傳卷第四十七

濃州盛德沙門 師蠻 撰

感進四之二

攝州勝尾寺沙門行巡傳

釋行巡不詳其氏鄉蘊顯密學為勝尾寺第六座主  
 年德共邵緇白欽之貞觀年中清和帝不豫詔諸山  
 名師入內修法金吾校尉藤佐道傳詔赴關巡不肯  
 起金吾曰我聞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  
 王臣師雖出俗寧不居王土乎願速奉詔巡乃卓杖  
 於地敷座而坐曰我不居王土矣金吾曰杖下豈非

王土邪巡又踊身空中凝然而住金吾驚歎歸奏帝  
倍生敬仰重下敕日師已不來願垂覆護巡獻以法  
衣念珠使至中途二物自飛入雲徑到御几上群臣  
歎異帝起身作禮病即愈大悅賜莊田永充寺產初  
名彌勒寺以巡不應詔卻賜天眷敕改額勝尾寺巡  
又青縣開菩提寺元慶間帝幸勝尾寺巡已歸寂門  
生以爲榮矣

贊曰漢河上公逢文帝昇天離地一百餘丈夫道家  
者流以故作意純心修練尚或飛行尸解矣有似佛  
法身如意也然至于菩薩之意生身佛之百億分身

彼勤學不及足膝也巡公飛法衣念珠帝病愈者是  
薩埵之事列聖堆中爲不慙德矣其坐於杖頭住於  
空中者神通遊戲之士查歟

### 洛西高雄山沙門智泉傳

釋智泉讚州人空海和尚之族姪也自弱歲侍海之  
巾篋二十四年遂承兩部密灌質諸祕法喜怒哀遷  
舉止契度海見其氣稟爲高尾山寺三綱司後解職  
居東寺其性孝順慈母哀毀過制乃禱諸聖求知  
母之生處如是數歲夢高僧告曰汝母墮地獄泉益  
悲泣啓海公日所生母在奈落以何方便出彼苦趣

海日修破地獄法必可得救焉因授地藏軌泉即純  
心精修一夕夢母莊嚴美服告曰我依公法救今已  
生天上矣泉夢覺歡喜無垠天長初先海而卒海作  
達觀文悼之語在性靈集中

和州金剛山沙門滿米傳

釋滿米不詳其師承居和州金剛山寺俗曰天田寺戒行  
純真諫議小野篁崇其道望執弟子禮篁又奇人也  
身列朝班而神遊琰宮琰王一時對冥衆嘆曰堯滴  
有情罪障至渥我雖精直頗罹餘殃是我所夙業之  
不純也故我得雙王之名矣如何免此殃皆曰大王

受菩薩戒琰王日奈陰府無戒師何昔篁啓曰我有  
師友戒檢純淨在閻浮洲日本國可請焉琰王悅曰  
卿早請來篁詣寺告事米僂伴篁至地府琰王肅米  
登師子座受菩薩大戒琰王曰戒德重何以表曉米  
日我欲見地獄苦報願大王許之王即將米往阿鼻  
城鐵門銅釜火聚刀山諸苦具殆不可言又至一所  
熾焰迸騰一比丘隨焰上下米問琰王彼沙門爲誰  
何等極報在此火中王曰師自問彼米待隨烟下近  
比丘問其名比丘曰我地藏菩薩也子來此界幸說  
戒法地獄衆生離苦者多我甚隨喜我得牟尼親屬



不惶猛火大悲代苦化諸衆生雖我行等慈無緣衆  
生不能濟度子返人間誓告四衆使投歸我復言地  
獄苦相米已辭地府琰王令冥使擊一漆篋踞於米  
米持歸啓篋白粳充物隨用隨滿竟齡不竭米素持  
地藏尊乃招良工刻獄中地藏相造堂安之其像今  
尚在長五尺米本名滿慶得琰米後時人改今名

豫州神宮寺沙門行信傳

釋行信初出家來不慕名利淡山幽谷禪坐安居誦  
尊勝陀羅尼遊巡至豫州神門山修練苦節齋飯屢  
空日課無輟有神女問曰禪師何求來送數日信曰

我修菩提期糧盡命沒耳女歸敬而太即獻齋饌曰  
我此山神感師德來此淨飯食實非穢物也從此日  
日送供不懈一日女曰我有一願請垂慈悲我夫往  
管獵者所害數千歲間骸骨暴露溪谷神術無由殯  
斂貴依法力燒失醜穢信即隨女至其骸所拾聚一  
所誦咒下炬女拜謝曰願今足矣難酬此恩敬獻五  
百戶封即指封至而太信遂就其地營構神山神宮  
寺云

和州藥師寺沙門慧達傳

釋慧達俗姓秦氏濃州人從藥師寺仲繼大德受法

相性篤誠任法規初住藥師寺後躋江州比良山修  
練者久孔有感徵文德帝弗豫召寔加護帝疾即瘳  
優詔歸山貞觀五年清和帝就于神泉苑祭崇道天  
皇伊豫親王藤后吉子橘逸勢文室宮田麻呂等怨  
魂設施几筵盛陳花果恭敬薰修聚會清衆演說金  
光明經般若心經詔寔爲導師命雅樂寮奏音樂命  
藤基經及常行監護法會是謂御靈會也是日詔開  
苑門都下四民賜觀法事尋任寔僧綱元慶二年八  
月二日化年八十二寔嘗於藥師寺每歲修萬燈會  
自年三十八至於終歲不曾缺焉

江州睿山沙門成意傳

釋成意爲睿山定心院十禪師性簡潔無繫著不拘  
齋時或喫哺食弟子諫日山中皆持齋師獨何否邪  
意日我本貧窶廚饌不給齋食多缺故隨有而食古  
稱心礙菩提食不礙之弟子杜口而退一朝命日今  
日早炊飯又倍常弟子如命意分鉢裏飯一兩匙普  
與諸弟子日汝曹喫我飯只今日而已飯畢命弟子  
日汝往無動寺相應和尚所如我詞日意闍黎問訊  
今當往生安養未及面辭他日於彼土相見又至于  
光院增命和尚所如是言弟子日師尚無恙事若不

然寧不謂我安乎意曰借使不然則咎在我於汝何  
有焉弟子乃往兩所未旋踵意向西合掌坐脫矣  
曰江州無動寺沙門相應傳  
釋相應江州浚井郡櫟井氏子其先孝德帝之裔也  
母氏夢吞劍而娠天長八年生是日瑞雲覆庭香氣  
盈室及年志學從睿山鎮操十七剃髮入座主圓仁  
室投誠習學仁公見其勤愿以爲良器日朝廷賜度  
必得汝焉不幾度牒下仁卽與牒應讓同儕仁謂諸  
徒曰此後生先化後已陰德陽報徒善哉齊衡二年  
春藤公良相與書仁公曰雖戴冠纓志在薙染皇眷

優渥不能遂心願得俊才代吾奏度仁公呼應告曰  
藤公求度者是汝良緣相應也今名汝以相應蓋取  
藤公一字也因拜牒得度攀例居山十二年矣仁公  
授不動別儀護摩法應修練精勤早顯法驗天安二  
年藤妃多賀幾子嬰狂病萬方不愈藤公招應應辭  
曰一紀未滿恐違寺規仁公召應曰八福田中看病  
第一諸朋友內外護無雙況殿下度汝替其身也若  
不赴失素又似背恩汝其往哉不可拘禁應乃入宮  
諸山宿德看護病牀應披纊衣謙退著座誠心加持  
神擲妃於屏外躍而至應前舉聲叫喚應制還帳中

頃刻靈怪託妃陳謝狂疾速息貞觀二年救於宮中  
修阿比舍法咒縛二童子應問何人童曰我是松尾  
明神也帝怪之命源僕射問睿情所疑之事童決數  
事皆愜帝意時典侍藤氏侍側問以佗事童皆不答  
少選典侍病扶還私宅經四日死救給度者御不謙  
辭不受此年藤妃又病藤公又召應加持便愈藤公  
大悅施巴子國害劔是藤公之淡友從唐國所送時  
爲奇害者也五年應準等身長刻不動像六年創一  
宇安置號無動寺八年抗表曰南嶽天台皆有救號  
先師圓仁願賜大師之謚朝議曰最澄法師未有此

稱師資之道自有次序何超其師獨褒弟子應重奏  
曰祖澄父仁如龍如象各赴西唐之域共傳東漸之  
燈弘法之功不易優劣然先仁者系嗣也聖恩若降  
於二謚祝慶併歸於兩宮依是賜傳教慈覺二大師  
謚號本朝大師號權輿于茲寬平二年秋帝有齒惱  
敕應加持誦理趣分五更帝夢高僧八人與應加持  
寤後所痛之齒忽不知所在帝以夢詢應奏曰理趣  
般若有八大菩薩卽八十俱胝菩薩之上首也臣僧  
五更誦經是彼大士所擁護聖躬也帝感悅焉應已  
歸山其齒在經篋上持以上進帝歎曰應師非凡人

也卽賜僧官兼度牒應受其牒而辭僧官五年藤皇  
后明子涼受狂疾諸師祈咒更無驗后曰非諸佛出  
世誰能降我乎帝召應加持二日不能降乃歸山持  
咒禱於不動明王像前像忽西向應卽西持像轉東  
西應亦隨之悲泣誓首言以無二心久致歸敬有何  
觸忤而相背至此願垂神慈示我明誨閉目懇祈恍  
惚之間聞明王告曰管金峰山僧持我明咒有大精  
力而彼有一念之惑誤墮鬼趣我以本誓思護彼且  
背汝耳今后所狂彼僧之靈也汝之誠精至此不能  
固拒示汝一訣汝至后邊密語之曰汝豈無金峰山

之僧邪彼聞必有愧色當登時以大威德明王之法  
加之決得降伏汝但持我咒不能降彼何故彼是同  
咒故此亦大慈善巧回彼邪心令人入正道應感喜徹  
隨頭面禮足翌日詣闕如教而修后病立止延喜三  
年玄昭病重左僕射藤時平請應於昭房一七日修  
不動法至第六日毘盧舍那并不動尊現於爐壇猛  
焰上應與昭共見餘不能見昭揮淚曰依和尚德見  
毘盧真身重病立愈十五年應白明王曰願示來世  
所居夢明王擊應坐須彌頂盤石上普見十方國土  
如掌中菴摩羅果明王曰汝隨意取生夢覺歡喜十

八年十二月二日應向西唱彌陀右脇而化俗齡八十八僧臘六十四是日大津浦民聽睿山南峰有木樂各出宅望之慶雲彌布峰頂應性任精苦斷穀食弃鹽味落飛鳥止霖雨行植大樹自相交纏暴漲流水忽使溯洄矜伽羅制多迹二童常侍左右云贊曰信者內隱者謙者外顯者也持明王者信也故左右逢源讓度牒請祖父之諡者謙也故神人以雍易日謙尊而光卑而不可踰君子之終也者應師之謂也

城州鞍馬寺沙門峰延傳

釋峰延東寺十禪師也嘗望北山有紫氣心乎怪之一日遊行至鞍馬日已暮乃拾柴燒火禪坐誦經愛山深遂殆越數日一夜有鬼女至延避入堂後枯木中鬼乃隨至努目切齒延默念毘沙門枯木俄倒壓殺鬼女翌日地主大中大夫藤伊勢人入山見延因臥問其故延曰我不食者五日故臥耳大夫僂洗粳米飲白漿因語以件件大夫即請延爲寺主夏中修護摩有巨蛇來目如閃電舌似燄火延即又誦毘沙門咒蛇忽段段而壞三日後大夫來見歸朝以聞敕發役夫五十人棄巨蛇於靜原山從此俗呼其地爲

大蟲峰其後延以延喜二十三年閏六月二十日向西念彌陀正心而卒歲八十八

丹州玉泉寺沙門覺如傳

釋覺如不記本貫久居南都東大寺通博三藏精于密教常欲求勝地而播所業矣昌泰元年杖錫登丹之於道山是觀音太士之靈區也愛其清境駐錫安居持律苦節日課蓮經小野氏某崇信供待學徒瞻風茅宇爲窄而山中無水設篋置符以備朝昏其勞役殆難堪如嘆曰古人卓錫刺地禱水得感我亦何人哉乃坐崑間純壹修持一夜崑嶙泑泑泉涌出

於是晨餅暮瓊挹之彌出冬夏不涸道俗見聞莫不稱嘆學人歸法檀越發心未幾殿宇構成因名玉泉及如太世義龍律虎相尋住持皆能演法歷二百年悉廢壞焉寬喜初洛北千本大報恩寺義空上人聞其靈場承乏住持說經講論百廢亦復寺衆稱爲中興矣

贊曰山居之僧所水得感者此書往往記之蓋感應非外在我心而無古今之隔也如公能知此理故不礙盆可知理事俱本于心焉

和州東大寺沙門觀宿傳

釋觀宿不知姓系幼年出家歲二十三登壇稟具敲道義法師之門學華嚴入真雅僧止之室受瑜伽傳灌頂於聖寶僧正學涉內外延喜十年爲內供奉十七年管東大寺務延長二年六月旱有詔七月朔於神泉苑修請雨經法至第三日雷鳴雨濺敕曰可重修使實五穀越延七日修中大雨賞賜甚多三年春任律師秋八月爲東寺長者五年秋任少僧都翌載轉大僧都母上僧綱超延儂智愷基繼蓋以有智德也十二月十九日化年八十五臘六十二

江州金勝寺沙門光空傳

釋光空江州人居金勝寺持誦法華其音清雅聽者樂悅有兵部郎中平氏某者將門之族勇悍武夫也延空其宅供給數歲惡空者讒曰空與室通兵部大怒將空至山繫之樹下令僕從射空觀懼讒遭害必宿殃也專意誦經僕連五發箭折不透兵部自射二十九矢皆悉摧折兵部驚懼投弓乞謝歸家厚遇踰於先時也其夜兵部夢金色普賢菩薩乘白象而至其腹數矢兵部問菩薩因何受多許矢普賢曰汝依讒射持經者故我代受苦夢覺兵部大恐向空益悔過驅其讒人空居二百猶避嫌疑夜中出忞其夜兵



部又夢晉賢告曰年來供我當相引攝爭奈無罪害我我不忍居今其太矣兵部驚覺尋空不知其所之

江州延曆寺沙門增命傳

釋增命京兆人左大夫桑原安岑子也父母無子所佛而生骨相不凡額有奇理天性慈順少無兒戲夢有梵僧來摩頂曰汝莫退菩提心年及舞勺登睿山師西塔院延最齊衡二年降敕八宗選秀才者山田春興才智博洽蘊風鑑之術承詔行諸寺見沙彌少學之者看命驚曰聖主降旨為道擇人適得斯子實豫章之才也因登試席姿音安絕文義渙放縑素稱

之時年十四越一歲登東大寺戒壇受具足戒貞觀九年稟菩薩大戒於睿山敲慈覺門習學台教仁和元年得三部灌頂於圓珍座主寬平三年夏西塔釋迦堂後結菴禪坐南峰側有大崑其形似蛇齒舌皆備故老相傳學徒居此多夭凶者遭此蛇吞命即對崑持念七日白晝雷殞其崑摧崩斷片于今在路傍云昌泰二年任園城寺長吏延喜二年秋齋宮公主有病詔無動寺相應持念十日無効召命持誦不日疾愈是歲長公主迎命於六條院出家受戒又稟灌頂五年四月寬平上皇幸睿山隨命受戒壇上現紫

金光相尋受灌頂十一月於總持院受蘇悉地法明年爲睿山座主十年九月上皇幸于光院受阿闍黎位上皇手賜磨納袈裟香爐數珠并御衣右僕射源光一管夢一人告曰汝五十九當死須修延年法請命修觀自在軌源公夢長五寸男子以羽覆面語曰我是施無畏者也我能活人汝知乎施無畏者即睿山座主增命也汝命已延六年矣源公語人曰命師者觀音之應化也六年後源公復命命修前法源公又夢比丘告曰汝壽復加二年十二年春源公薨皆如其夢十五年秋天下疱瘡帝亦弗豫詔命入宮帝

曰頭痛身熱殆不可忍也命合眼持念香爐烟連念珠音亮熱惱忽散聖軀安泰任少僧都延長元年春管靈奮激宮城騷動太子俄夢詔命侍宮凡百餘日侍臣多夢神兵森列看護宮闈五月晦日辭宮歸山救爲僧正兼管法務台徒此任命爲始二年秋帝患瘧救命加持御惱卽瘳時湛譽法師亦在宮白且見鬼下殿太延長五年十一月初示微恙十日使門人掃室曰人生有限本尊誘我汝等不可親近今夜金光紫雲且天音樂聞空香氣盈室命起燒香禮拜唱彌陀號據凡氣絕壽八十五中使弔臨命納戒以後

脇不著席客來不分貴賤皆起送迎有沈痾者喫命鉢飯莫不平復是月十七日追賜圓珍於智證大師依命之遺奏也卽以命諡靜觀延喜延長之間台密諸師以法力驚世者難枚數命師立其中特擅神驗觀音應化不可議焉

江州延曆寺沙門玄鑑傳

釋玄鑑攝津守高階義範子仕清和帝爲給仕中元慶三年夏天皇歸法落飾鑑從而剪髮時年十九翌歲上睿山拜智證大師受大乘戒回仕法皇於水尾山爾後就遍昭良勇二師學顯密法粗得要領復隨

玄昭僧都於清涼院稟灌頂法辭登和州談岑修法華三昧屢見靈感延喜二年秋七月昭公奏朝爲元慶寺主延長元年秋爲延曆寺座主持律純清齋戒無虧一時風疾知事菜汁加酒以薦嘗之甚甘乃知加酒持咒吐出時天井有聲如爲物被傷風疾卽瘳後保數年延長四年三月十一日安庠而逝壽六十六其後弟子依檀越病至宅持念時鬼魅託人而言汝師鑑公修法精進我欲妨其善心匿居天井日夜窺隙一日惑典座僧進酒鑑公卽吐時護法神捕我打頭我彌含怨欲妨臨終而無量聖衆來迎圍繞不

得爲障吾子鑑公弟子故我今告此事檀越病卽時瘳焉

江州延曆寺沙門尊意傳

釋尊意姓丹生氏平安城人或曰江州其先應神天皇之季也母憂無嗣禱觀音像得靈夢而妊貞觀八年二月中旬生意甫六七歲好讀書籍不食肉葷不害羽鱗口唱南無心樂山林鄰僧思其梵種授千手多羅尼意能暗誦入城北度賀尾山就寺主賢一誦咒三年元慶二年賢一入越之白山臨別曰我將遠行再遇難期因以所持藥師佛像付意而去十四躋台宿

師事增全僧止見稱法器十七薙髮習學有聲二十禮座主圓珍受具足戒一紀之間鎔究台教稟兩部密法於增全傳蘇悉地於玄昭諸尊祕軌多品密咒日誦萬及又修護摩一千餘座觀音文殊金剛薩埵不動明王夢中現來摩頂慰誘從此感應盼蠻延長三年夏旱宣於延曆寺修祈雨法意率六僧修佛頂尊勝法四日雨降舉朝嘉歎從此尊勝法嚮於朝廷四年五月皇后產難敕意修法天使藤元方宣曰若母子難全獨救護后意奏曰能生所生皆悉安穩明王本誓何有疑哉卽修不動法明日皇子平誕天

皇大悅任延曆寺座主七年春二月京畿多疫詔曰  
聞密教中有除疫法速攘災厲意件三十沙門於豐  
樂院修不動法時疫即熄賜度者三十人八年六月  
大納言藤清貫右中辨平希世侍臣數輩在清涼殿  
爲雷被擊天皇惶怖玉體不豫乃遷於常寧殿召意  
持念意在睿山一日管丞相化來曰我得梵釋許與  
欲償夙對願師道力勿拒我矣意曰諾然普天之下  
皆王民也若承皇詔我何所辭乎管作色而起適薦  
柘榴取含吐座忽化火燄坊戶烟騰意結瀉水印擬  
之火焰即滅既而雷雨決旬鴨河大漲詔意赴宮車

至河濱激浪止流水不涇輪入宮持誦帝夢不動明  
王火焰熾然厲聲誦咒加持聖躬夢覺聞之即意之  
聲也帝謂左右曰意聖者也承平元年冬於宮中始  
修佛名懺悔永爲恆例四年春弘徽殿庭樹有鳥作  
巢詔意持念七日移佗天慶二年夏旱修尊勝法於  
延命院至第七日晝夜大雨賜度者二十二人三年  
二月睿山講堂修不動安鎮法降平將門壇爐焰中  
將門帶弓矢立助修之僧皆見之不幾平氏伏誅二  
月二十一日剃髮沐浴謂弟子恆昭曰我年來願生  
極樂今革欲生兜率葬送之法不擇日時吉凶不用

陰陽鎮宅加持淨水誦五字咒灑其點地結四方塚標一石柱令來見者結觀史之因又我弟子等七七之忌集居舊房修唱念佛各於自房益勤修學若在思我砥勵所業是報恩也明日早晨著新法服洗手嗽口步出乘輿赴習禪房無疾示寂春秋七十四夏坐五十五閣維之間聊無羸氣弔慰之人皆爲奇異是日烏百餘集房悲鳴見人不避移時飛去意常分飯與烏以木叩板集生飯臺及此哀慕矣二十八日敕贈僧正弔一七七也

贊曰顯密之中高德不少如意公者不復爲多醍醐

聖帝聖者之稱睿簡蓋當而已矣

江州睿山沙門平忍傳

釋平忍或作仁從睿山座主尊意學台密教居東塔法華三昧堂其性簡潔僅蓄衣鉢課持妙經不思佗業年八十餘意欽高臘嘗夢受兜率請修法華會翌朝白意曰忍今日將往兜率內院所憾先和尚謝世含淚而出意謂弟子賢信曰忍之言可怪遣使候問復命曰上人已逝矣意歎嗟曰至人行行李凡慮難測忍臨終告門人曰空中妓樂汝等聞否兜率天人來迎我言畢遂殂天慶元年某月日也

江州睿山沙門明達傳

釋明達名真仁，姓土師氏，攝州住吉縣人，十二歲隨  
藥師寺勝雲剃髮，稟戒。寬平元年十月二日，栖原寺  
勢春夢，一老翁告曰：住吉真仁，再來人也。管生此國  
中，選入唐博綜儒教，唐帝愛其才，賜名韓衡。仕至諫  
官，不歸而終，又生此國出家歸道，必爲明師。化緣已  
後，亦生彼土，我是坂本之翁也。松尾明神達十五就天王  
寺，尋仙受天台止觀，又登睿山，隨座主尊意，得顯密  
兼重靈徹之蘊，不減師德。天慶三年正月二十四日  
奉敕於濃州南宮寺，率三十僧修四天王法。降平將

門，權授內供奉十禪師。二月十三日午時，赤雲來自  
東而入，爐壇須臾，臭氣滿道場，助修之僧各掩其鼻。  
十四日將門伏誅。冬十一月，又奉敕往住吉神宮修  
毘沙門法。降藤純友翼歲五月，純友夷族。天曆九年  
九月二十二日，寂年七十有九。

城州醍醐寺沙門貞崇傳

釋貞崇，姓三善氏，以貞觀八年生于山城州。自少傑  
出，初從貞觀寺惠宿學密教。後依醍醐寺聖寔，稟灌  
頂法，兼質三論。出住和州鳳岳寺，移藥師寺。道狷高  
妙，爲時所挹。延長八年，補醍醐寺座主。是歲帝病，詔

崇加護一夕若有人共語者帝怪使侍臣伺之更無  
有友崇獨宴坐帝召詢之崇不敢隱奏曰頃稻荷神  
光臨言陛下不久捐羣臣而陟方太矣無何帝崩承  
平三年董東大寺冬十月加東寺三長者天慶元年  
任權大僧都五年十月領金剛峰寺座主明年上表  
曰貞崇昌泰二年謝東寺二十僧依有本願隱金峰  
山結構艸廬二千餘年更絕出山之思一生之間欲  
遂臥雲之志而延長五年頻蒙恩詔俄候禁闈於今  
十七個年勵朽邁之愚性奉二代之明時偏忘烟霞  
之舊樓添沐雨露之厚恩況乎無爲之化自及不尤

之賞頻降歡娛有餘還恥肥鴈之貌淫分已溢如何  
腐蠹之身齒是八旬命期一夕耳目漸失視聽之勤  
手足且亾舉動之便雖報壯日之管心不堪暮年之  
老力望請殊蒙慈恩罷歸本山將送餘喘若留露命  
於艸菴過霜資於松岫則拭一心之觀月而遙添金  
輪之曉光回六時之念珠而彌祈玉衣之遐算帝許  
奏表天慶七年七月二十一日順寂壽七十九

京兆東寺沙門貞慶傳

釋貞慶大田氏濃州人從本州延命院承俊僧都受  
兩部灌頂法又入洛都負笈密場陪承諸師善究其



蘊延長七年主東寺承平三年春有詔住貞觀寺天  
慶三年冬任律師七年夏司勸修寺檢校行法靈感  
學侶歸心七月八日卒年七十二

城州法琳寺沙門泰舜傳

釋泰舜姓藤氏城州人初從蓮舟阿闍梨薰沐灌頂  
就小栗栖命藤供奉承大元法藤者常曉之孫也承  
平元年遵藤師命住法琳寺敕任大元阿闍梨天慶  
三年平將門叛于下野救諸師降伏之舜修劍輪法  
其軌有六印當結祕印尊像所持獨鉗杵半折隨壇  
是日將門伏誅賞任律師其折鉗杵門流傳屬四年

爲東寺長者七年兼司法務天曆三年十二月二日  
得病化年七十二矣

和州藥師寺沙門濟源傳

釋濟源不詳其姓氏其產所心志潔白高出物表從  
藥師寺延義僧都習學三論究空宗蘊兼修念佛三  
昧任權少僧都七太寺衆徒皆敬恭天德四年四月  
五日示有小恙以米五石納藥師寺曰我天慶七年  
奉旨主藥師寺者六年其間用常住米五石今日將  
終故償之耳既而天樂響天奇香滿院須臾入寂常  
所騎白馬跪鳴云

贊曰僧伽藍者梵語此云衆園佛弟子相集生植聖果之謂也雖一艸一木半合米半文錢非所可私用故古人誠費常住物也源公臨終償五石米其心之直如矢今思履潔之道義季世復獲昭乘之珍材焉

### 江州延曆寺沙門義海傳

釋義海姓宇佐氏豐前州人綺年英發稍長入都師睿山清涼房玄昭剪染得度顯密二法粗能錯綜隨座主尊意受兩部密灌寬平八年稟菩薩戒於座主康濟又奔南都究性相學延長四年尊意奏朝以海爲睿山阿闍黎尋任權律師承平六年春皇帝不豫

令海精祈玉體平復轉正律師賜砂金千兩天慶三年春補延曆寺座主年已七十是歲冬轉權大僧都四年夏五月奉敕修大威德法調伏朝敵即日得驗帝賜優賞海欲知受業師昭公之生處精祈三寢一時定中登太金山高可百由緒那其頂上有金銅宮殿萃嶺壁璫眩曜人目前設金門四無雲氣觀大千界如粟米粒海轉盼聞自宮中聲曰客奚自來海曰睿山義海欲奉拜先師玄昭和尙以行解不淨身乘願而來又聲曰其言可啓大聖明主良久矜伽羅制多伽二童子排玉扉而出日上人相隨我來引至太

聖明王處玄昭和尙安坐玉牀海殷勤三拜昭公告  
曰我在睿山時禱生不動明王住所誓願不虛今得  
生此城比睿山過五十餘代爲座主者當興隆顯密  
法汝早還本山誠祈三寶當來此城矣定已覺海歡  
喜無量八年四月畿內久旱奉敕修孔雀經法於神  
泉苑修中得膏雨至結願且敕任法務五月上旬行  
尊星王法御願成就賜年分度者十二人臘月四日  
祝延王家率伴僧二十人修熾盛光法本朝修此法  
以海爲始九年五月六日偶得微疾十日入滅壽七  
十六

贊曰古稱誠者天之道也誠之者人之道也海之昇  
喜見城者於是乎有徵矣

### 江州延曆寺沙門延昌傳

釋延昌姓沔御氏

或曰  
觀本

賀州江泥郡人容貌端嚴聰

氣滿眸幼投州之敎寺讀諸經論強記超隊及歲十  
三始還鄉宅父獵歸見昌大怒曰我欲使汝入寺學  
文成就救自救花旌父母名也今何違至家耶以弓  
逐打昌怛怛公居越前荒知山會平泉寺僧見昌於  
途攜登睿山與座主玄昭剃髮就業敎以顯密年  
二十一受菩薩戒於座主長意又入仁觀慧亮之室

傳灌頂法究諸密部學秀於下山承平五年冬辨日  
阿闍黎奏爲法性寺阿闍黎天慶二年冬任座主明  
軍補內供奉十禪師九年臘月任延曆寺座主天德  
二年昇至僧正昌每夜誦尊勝咒一百及每月望日  
招同門衆唱彌陀讚對論法華奧義爲朱雀村上二  
帝師入內加持老父來自賀州昌歡迎孝遇授菩提  
要旨爲還鄉之餞昌謂徒曰我臨亡前三七日修不  
斷念佛當取滅也一夜夢異人來告曰子欲生樂國  
爲一切衆生書寫法華經一百部乃捨不盡書寫供  
養應和三年臘月之末命門弟子修念佛明年正月

十五日沐浴淨衣向佛像結定印而化享壽八十五  
昌住補陀落寺山中之水誦尊勝咒閉目加持清泉  
涌出寂後二日賜諡慈念

本朝高僧傳卷四十七  
工部正  
本朝高僧傳卷四十七  
本朝高僧傳卷四十七

本朝高僧傳卷第四十七

音訓

窶白許切廚上長魚切匙仁之切懷倉回切丑女九切

江府住玉泉軒成九居士信施淨財

本朝高僧傳卷四十七 茲冀

上報四恩下資三有家道繁興種智圓明

寶永丁亥佛成道之日

濃州路加納盛德禪寺 知藏比丘 識

本朝高僧傳卷第四十八

濃州盛德沙門 師蠻 撰

感進四之三

江州延曆寺沙門喜慶傳

釋喜慶額田氏江州伊香郡人師橫川相應和尚圓頂方衣錯綜密部就鎮椽理保二師日益慧解拜尊意僧正傳瑜伽法從長意座主承菩薩戒天慶初任睿山阿闍梨應和元年冬修安鎮國家不動法於承香殿此法慶始行之康保元年任權少僧都尋補法性寺座主延曆寺座主二年春天王弗豫修孔雀經

法於仁壽殿御惱卽瘞賜傳敎大師自筆法華經一部慶卽納于睿山法華堂二年七月十七日化壽七十八臘六十二

江州睿山沙門修入傳

釋修入出睿山朗善和尚之門精於密教甚有神異初台徒有精修者每羊七月望夜必會法幢院試驗角法天曆六年法歲將滿其夜又角法於院台衆令修入配淨藏一人素有聲於昔前番旣畢藏胡跪而坐人出相對萬衆拭目待其輸贏藏乃咒一石躍於空中上下宛轉若伎兒弄丸一會生希有之想入曰

此物甚豎可暫抑壓咒而叱之其石則不動入尚誦大威德咒精心加持藏曰我依衆議與禪下角禪下自發心初住山不退學業年久觀心德高猶如在世迦葉滅度邈多我非爭法力只任二審之證高誦常在靈山之句其音清亮徹天遏雲見聞人皆流淚時其石又振動中分爲兩片自躍到二人前二人共起拜禮而太萬人吐舌抃手同聲歎曰像滴之時豈有如是事乎入後不知所終焉

贊曰修入淨藏二師雖共果上之人而修練不積意觀不純安能若斯學者不可容易觀古人矣

江州睿山沙門淨藏傳

釋淨藏平安城人諫議大夫殿中監三善清行第八子也母嵯峨天皇孫女夢天人入臥內即覺妊寬平三年生四歲就父讀千字文聰敏無雙七歲求出家父戲之曰汝欲事三寗有靈驗可聽焉否則不可失先業也藏曰嚴命豈可舍諸時維春初庭梅盛開藏出欄外召神人使折花以獻父奇之命遂其志從此遊歷勝地專事修練或棲稻荷山使天童執花水或涉熊野河遇洪水得異舟嘗詣松尾神會寬平法皇遊幸西郊見藏中路喜為弟子時年十二敕上睿山

登壇納戒詔玄昭阿闍梨受諸密教又從大慧法師學悉曇章藏素通絲竹故於悉曇深究玄微藏夏坐於橫川如法堂一夕旋庭俄有異人來自西方謂藏曰我是賀茂明神也管慈覺大師命畿甸二百餘神番護此經我今日當其看護也庭下有穢欲鞠責之師之所為也我不能如何便呼神役穿穴其穢地矣延喜九年左僕射藤時平受管靈之祟沈疴爾雷請藏持念白晝二龍青色從僕射左右耳出頭忿善諫議曰我今欲告天帝已報讒怨而藏公法力抑我乞加嚴誡諫議令藏潛穴僅至出門僕射即薨二十年

冬唐僧長秀與其父共行波斯國寄燈爐島有風疾  
鬪胸乘便船著日本其病倍甚醫治不効長秀白座  
主增命索法救命曰我國靈驗者十人淨藏者第三  
也卽遣之藏誦藥師咒一百八遍其病立痊長秀感  
歎曰唐國鄰於印度未有如是之人矣東海聖人効  
驗奇異今師之外豈有下二乎天慶三年正月二十  
二日於睿山首楞嚴院修大威德法降逆賊平將門  
于時將門帶弓矢立燈焰上伴僧皆見須臾流鏑聲  
指東而太朝廷又召諸名宿於宮中修仁王會藏爲  
侍賢門講師是日輦下俄傳平賊入都朝野擾動藏

奏曰賊首驛傳而至果如其奏天曆年中寓八坂寺  
時搭紳多會見塔曰此塔傾向王城豈非凶事乎願  
主人以法力端直焉藏許諾曰我亦思之耳羣公皆  
珍重而散其夜藏坐露地向塔持念須臾微風自西  
北來雷電掣雲四方晦暝塔婆振動雷鈴作聲藏歸  
本房弟子仁瑠早起見塔端直無傾斜都人走集合  
掌瞻禮又一夜賊數十人來藏厲聲叱之羣盜支體  
不動猶如枯木天明藏解縛皆作禮而太南院皇子  
令人修除病汰過三日皇子薨哀訴于藏藏以火界  
咒持念皇子蘇息正服而禮藏藏出語人曰皇子命



窮只以咒力令暫蘇耳四日遂薨醍醐公主有腰疾  
起居不復召藏持誦藏日中出壇呼曰公主病愈侍  
女驚見公主起行或親架柴藏受而投忽吐火燒之  
內衣不焦或問緒由曰血穢婦人所剪裁也天德中  
神人告終藏誦金剛般若經俄患中風數日而痊是  
佛力轉定業亦輕受者也應和二年八月空也法師  
於六波羅密寺慶讚金字大般若經多會名德是日  
丐者甚多其中有一人狀如僧藏延之上座其人  
不辭又不言藏自備飯其人喫可四斗藏又薦皆喫盡  
既而出藏揖而送之所與之飯如故不散衆人問之

藏日文殊大士之應化也一會歎伏康保元年十一  
月二十一日於東山雲居寺正心安詳面西遷化住  
世七十四藏博行顯密悉曇天文易筮醫卜唄音文  
章伎藝皆悉拔萃醍醐帝修佛名會救藏爲梵唄沙  
門平塞潛朝之帝詔侍中藤公忠曰藏之音韻殊絕  
塞等學之應後會塞愧恐朱雀太上天皇有病藏筮曰  
上皇病易痊但明年宮中有柏梁之災天德四年果  
大內燒與寬修法師會于亭子院修先而出藏見背  
後曰久期在瀕越月修寂言其占相萬不失一嘗曰  
我一生間受三奇拜寬下上皇始者四海日域之主

後三密月輪之尊又我本師也管更衣妃受狂病醫  
巫拱手奉救入宮護法神先我降縛我尋而入上皇  
起而拜我一也故殿中監者朝廷才臣儒林望士亦  
我嚴父也我詣熊野殿中監薨使來告死我從中途  
歸待我不葬已經五日我動冥衆加持蘇息殿中監  
著位袍而拜我後七日而永逝二也玄昭和尚者顯  
密高德朝野俾望亦我阿闍梨也嘗修法於亭子院  
咒僧之靈爲鶴來現照公取投爐壇因之結怨化異  
小僧自空降來昭公心身惱逼我乃加持降伏其靈  
昭公披法衣而拜我三也此三拜於我甚過餘何期

乎哉

贊曰藏公天生挺特神異無方也粗似晉佛圖澄也  
而其才術勝之觀其角異時卑辭鳴謙固信修之人  
也故瑜伽之真祕從心相應焉儒教之中豈有若斯  
之事見之不迴邪發心而卻生疑爲謗者可憐愍之  
民也舉措放蕩殆如敬聖故世俗有流傳附會之言  
皆謬之已

### 江州睿山沙門平燈傳

釋平燈不記其氏族從智淵尊意二師研尋台密粗  
究其蘊常在睿山爲公卿所知其性端直心誓慕道

每見經文慙心口不合一日出山隨緣遊方弟子四方尋求不得相議曰定是遷化因爲佛事弟子靜真與豫州太守知章有師檀之契及知章歸國伴真而行一朝赴齋於士家時見老羸乞丐立門宛似平燈真從隙伺之分明吾師也真急走出慘其袖泣曰老師因何如是哉燈不答拂袖而去遂失其跡問之家主主曰彼乞丐久在此所乞食少分臥門念佛國人呼曰門臥真以事告守太守驚歎物色州中遂無見之後歷歲月山夫來告曰某所深山有死沙門容貌惟肖使人見之燈班柴端坐合掌而卒自口青蓮華

一莖生遠近競禮太守備葬具瘞遺骸於山側

贊曰心發而不能身行是學道者之大病也燈公憤然棄院杜茶海國沒名別跡乞食民間卒於深山青蓮口生妙經感應何往不爾當時睿峰顯密義學鬱如稻麻未聞若燈公道心勇健者真出家真隱逸也編書者不知其人惜乎

京兆香隆寺沙門寬空傳

釋寬空姓文室氏京兆人天府英利任瑜伽器初從圓行神日觀賢二大老受灌頂法後就寬平法皇重稟法皇付囑仁和之圓堂院天曆二年爲東寺長者

任權少僧都四年補金剛峰寺座主八年轉大僧都  
住香隆寺爲法務天德四年夏旱詔空修孔雀經法  
於仁壽殿散日大雨賞授權僧正修法禁殿前後八  
度皆得法驗康保初旱敕修于神泉苑愆期不雨朝  
野潛笑奏乞再修朝議不聽空乃著法服手捧香爐  
立於宮庭密觀誦咒于時香烟穠穠昇天斯須雲起  
膚寸雷雨大降邦畿千里皆受其澤舉朝奇嘆賞轉  
僧正天祿元年奏辭諸職二月六日敕化法齡八十  
九空居洛北蓮臺寺故呼蓮臺僧正

江州睿山沙門睿實傳

釋睿實不知何許人久留睿山博學台放常持法華  
嘗居愛宕山值大雪不霽絕糧數日取龜泥食之其  
味甘美一夕誦經白象來現口吐異光晚年往鎮西  
營世務蠶桑耕穫啖酒截蓄弓矢人皆無測一日向  
燒魚誦經魚卽蘇息赴池放之游泳而去人見其弓  
矢乃蓮華數莖也肥州太守怒其惑衆掠其家資實  
不之拒俄太守妻有狂疾鑿巫不効左右曰當請實  
師太守曰彼破戒無慙之者何有感驗乎左右強之  
太守曰必欲要之汝等自呼吾不知也左右來請實  
曰我不知佛法恐誤聽邪左右堅懇實誦法華僅一

軸有神人擲其妻於屏外。捷之數十見者，寒心須臾。神隱妻漸起坐，其病即愈。太守乃向實，饑謝返其所。猿實不受，天性仁慈，亦冬遇貧寒者，解衣與之，已無求。則擁木葉於大櫃，自蹲其中。一時逢沉痾者、屎尿塗漫、息穢難近，行人掩鼻而過。實誦經看養，病人不日而瘳。會圓融帝愷疾，救實入內路，逢時疫者，悶絕宛轉，實下車持念，宮使責曰：「已奉旨急，何滯此乎？」實曰：「我尊卑平等，隨緣救濟，而求菩提，外更無佗事。是故上不知天子，下不知方伯，且萬乘之主有病，何山何寺名師碩德，不應詔邪？」今此無告病人，非我無賴。

遂止其所，不入官。臨終依薰修力，不受罪障，誦經如法而寂矣。

贊曰：梁唐宋之間，神異之僧多見。史傳實公卓犖，不羈也粗類其列矣。又觀其淡慈，豈夫非內祕菩薩乘也邪？

### 京兆仁和寺沙門寬忠傳

釋寬忠，寬平上皇之孫，兵部尚書敦固親王之子也。自幼落巾，就上皇肄業。師石山淳祐大德，稟灌頂法。又從東寺寬空僧正，重受初居南都大安寺。後住仁和寺，池上天德四生爲內供奉。康保五年，敘律師自

少僧都昇進安和年中任僧正皇孫出家歷任僧官以忠爲始相尋司東寺長者行業精礪靈驗甚多嘗修千日護摩至數百日感護法神現身而裝香火又修孔雀經法止慧星變貞元二年四月二日遷化壽算七十有二

### 江州睿山沙門睿好傳

釋睿好睿山三昧和尚之門人也與橫川勝行結友歷遊勝地至肥前肥御崎其地日域西南之隅奇崑異木不類人世古老相傳曰觀音地藏來現之處也二公留連久之一夕夢見一童女與之談話音聲清

雅顏容美麗移時忽失所在凌晨又遇一沙門竟不知其從來實菩薩之應現也二公因絕鹽味至心冥禱過七日已浮船出海上髮髯聞有管絃之聲細聽之皆哥詠讚也二人不勝感歎歸都語人云

### 和州國源寺沙門泰善傳

釋泰善氣質敦厚研練經論住多武峰補寺檢校天延二年三月十一日過和州高市郡畝傍山忽逢一老翁謂善曰師駐錫斯山爲國家蕃榮誦一乘妙法我是人王第一之國主常在此所鎮護國土也言訖卽匿矣善乃據神言結小廬而居每年三月十一日

講法華經國民競來信心聞法貞元二年和州太守  
藤國光聞其智行建方丈及堂閣置觀自在像號曰  
國源寺於今貴賤憧憧拜瞻云

### 江州睿山沙門遍教傳

釋遍教不詳俗姓受顯密法於座主延昌常在睿山  
有靈徵之舉敕任權僧都天延三年冬大相國兼道  
藤公臥病醫術無効請教加持其病不日而瘳藤家  
胥議曰管貞觀年故大相國良房寢病請壹演僧都  
持念即得平復相國奏演任權僧正今教公法驗可  
崇當準舊例相國曰吾雖居鉉位而有憚天聽但可

除權字因秦任少僧都矣

### 和州興福寺沙門法蓮傳

光勝

釋法蓮與州人居興福寺後歸鄉持法華同郡人有  
光勝者住元興寺業最勝王經勝亦反里持經益勤  
二居密邇道交和睦勝語蓮曰兄捨法華持最勝所  
以者何此經一切經中最為第一故題云最勝王是  
以朝廷建御齋會講論此經護持國家乃至諸州往  
往講說此經以為勝業所謂藥師寺最勝會等是也  
一人所崇萬民所仰理趣深妙効感迅疾兄早棄彼  
就此蓮曰一佛所說那典不貴久持妙經不忍唐捐

爾後勝母會挑之，蓮不介焉。春時勝語蓮曰：我等各有齋田，今歲田中不下種子，不須耕耘，以經威靈，能令豐稔。臨西收時，視穀多少，取經優劣。兄若不如願，改所業，蓮許諾。乃分田畝，相齊而誓。經春入夏，勝之田苗秀滋茂，蓮之畝稂莠繁蕪。牛馬徑踐，未有一莖。秧也。村里皆輕蓮重勝。孟秋之始，蓮畝中生一莖，瓠枝蔓布，獲難辨。畦畛過三二日，乃花乃實。一瓠大如甕，纍纍倒偃，充塞田中。蓮破一瓠，盈中，純是白粳粒米，以斗量之，過五及六。蓮先供經主，次施鄰里，緇徒又送于勝。勝信伏嘆愧，趨蓮處作禮悔過。蓮告境

內普施，瓢米遠近競取。隨取隨長，至窮臘而歇。聞見傳語，稱爲異迹矣。

贊曰：一代時教者，金口之所說也。譬如工人之雕金，而屑屑可爲珍也。孰經爲優，焉孰經爲劣，焉然末世以來，諸家宗枝法執，疑結彼此相爭，何其惑邪。夫法執也者，無明之元也。若不斷之，遂不抵聖位矣。故佛殷勤揭示焉。今此諸師徒，知經卷之可貴，卻不知法執之成翳矣。故臨事取過，恥而皆能過，則勿憚改，又以爲後學之鑒，誠焉。

### 和州興福寺沙門定昭傳



釋定昭左丞相師尹藤公之子學法相於仁敦僧都承密灌於寬空僧正三業不弛一生無犯嘗曰我少時曾以一指觸女人身今當然之以供三審卽爲指燈發露懺悔晨昏辛勤學解增進應和二年膺維摩會講師對龍象衆啓迪不二門安和二年夏爲東寺四長者此職以昭爲始天祿元年冬住興福寺救爲大會探題天元二年爲金剛峰寺座主任大僧都兼領法務道俗歸德社中大瞻又開一乘院爲第一世常誦法華以爲日課庭有楠樹燕故枯瘁衆欲伐公昭誦佛頂咒加持卽日萌芽漸越數日枝葉繁茂尋

生花果一衆驚異有威儀師壽蓮者常以誦昭及昭爲法務衆僧來賀蓮欲進酒於昭持杯俄倒死衆僉曰以誦誦聖者蒙現罰也一日應詔赴京師至涉淀河暴風驟起舟將漂覆舟人恐懼忽有童子十人從河涌出曳舟著岸俄失所在見者歎未曾有昭曰我常誦法華故十羅刹女加護如斯昭又持不動尊尊屢現形語話云晚上表解諸刹印請居舊院禪坐誦經臨終沐浴披新淨衣右執五鈷左持妙經誦藥王品至於此命終卽往安樂世界處再三覆誦謂門人曰我太後不須火浴縱爲枯骨亦當誦經饒益一切

訓誠畢結印而化保齡七十三實永觀元年三月二十一日也門人遵遺言昇全身葬某處其後塔中果有誦經振鈴之聲云云  
贊曰不取涅槃而誓度衆生者菩薩之所願也昭公仁心內湛惻隱外馳其施權化門幾多許也加之沒尚不忘救濟封乎遺骸發乎梵音吁衆生無邊誓願度苟不如斯則大士之情素不厭屬焉

和州龍門寺沙門日藏傳  
釋日藏平安城人諫議大夫殿中監三善清行弟也十二歲入金峰山椿山寺剃髮出家不嘗墮穀精修

六歲聞母氏病出山歸省隸籍東寺隨良鄰法師學密教往來金峰二十六年苗害相續國家多難藏思穰之天慶四年金峰笙窟剋三七日無語斷食至心持念八月一日午時修法俄舌燥氣塞堅守自誓不呼人救既而氣絕至一窟前中有沙門手執金餅傾出餅水與藏飲焉其味甘美沙門曰我執金剛神也常住此窟護釋迦遺法感上人勤修忽往雪山持八德水施之又有一童子以種種餽膳盛太蓮葉捧持薦藏因曰此童者所謂二十八部衆也須臾西崑一和尚來伸左手執藏手攀齊崑上積雪數千丈漸

至其頂一切世界皆在。下面山頂坦平，純金爲地，光明映徹。北方有金山，其中有七竈高座，和尚坐其上。曰：我牟尼應化藏王菩薩也。此地曰金峰山淨土。汝餘齡無幾，早競修善，人身難得，莫作邪行。藏曰：我不惜命，只求佛道，但創一道場未成，以此爲念耳。願示餘齡，又歸何佛修何法，當得增延乎？和尚秉短札書八字，賜之。其文曰：日日藏九九年，月王護，和尚曰：汝在山修練，得延命，居里懈怠，短促。日藏者，所聞尊法也。依法故可改。汝名九九者，餘命也。年月者，長短也。王護者，加被也。汝以護法菩薩爲師，重受淨戒矣。時有

五色光照金峰山，藏曰：是何祥和？和尚曰：日本太政威德天來也。須臾，西方空中千萬人來，儀衛偉如宛姬。王者即位行幸之儀式，扈從眷屬奇形異貌，不可勝計。或金剛力士，或如雷神鬼王，夜叉羅刹，甚可怖畏。見藏乞藏王菩薩偈，共乘白馬，居乎所住。太威德城語見扶桑略記及天神章中。藏問太政天曰：金峰山菩薩賜短札八字，未知其意。天爲釋之。天曰：日日者，太日也。藏者，胎藏也。九九者，八十一也。年者，八十一年也。月者，八十一月也。王者，藏王也。護者，守護也。言歸依大日如來修胎藏法，延命八十一歲。如說修行延

爲九九年無懺懈怠促成九九月是菩薩所謂長短也急替本名可隨尊旨初名道賢乃改今名藏奉敎命畢還金峰山菩薩令藏見地獄至一鐵窟中有四人形如炭燼一人有衣僅覆背上三人裸裎躡赤炭上獄卒告曰是上人本國君臣也有衣者招藏曰我日本國王金剛覺大王之子也受此鐵窟之苦彼太政天神以怨心燒佛寺害衆生其罪報我皆受之彼太政夫者管臣也以宿世福力今爲太威德天神乃自說五罪曰我受苦無量上人歸本國奏主上及宰臣造一萬率都婆放我苦厄藏凡過十二日蘇息後

遷室生龍門寺靈應甚多適掘地得前身所瘞之鉢杵嘗詣松尾神祠持念祈知其本覺及二七日暴雨雷風四方杳冥祠殿中聲曰毘婆尸佛藏感敬而出藏又工於聲明管絃年及期頤顏猶孺子寬和元年一百餘歲卒入棺之後無其屍人皆怪之

江州延曆寺沙門陽生傳

釋陽生姓伊豆氏豆州北條縣人少年出國師睿山延昌僧正傳受顯密執性多病不耐勤修常以爲憾一優婆塞告曰暫止困學常食糜粥保養性命悠久修習必貫首於一山生事其語少弛講習專誦法華

及年知命居竹林寺又益精修朝廷聞其德望貞元二年任權僧都天元二年轉正永祚元年敕補延曆寺座主生乃詣山王神祠流淚啓曰我幼登此山多忍飢寒只祈淨邦之業永絕座主之望何例常輩與此重任煩勞日繁素志空廢悲夫聞者讚美不幾解印閑居舊院常閉衡門不蹈塵路燕雀啄手猪鹿戲衣預告死期奄然而化壽八十七或曰七十正曆元年十月二十八日矣

江州睿山沙門圓賀傳

釋圓賀未詳其姓其許掛錫睿峰馳名密放一日共

座主陽生謁藤相國道家於廉義亭寒溫之次相國曰承聞佛家有角異事俗人見之必生淨信願一師乞彰神異賀不獲已與生二人即以所持金剛杵置其盤上口作梵語數番有頃二杵俄起敵對蹴趨宛如鬪雞既而生杵蹴賀杵隨其盤下二杵繞盤相戰不息相府合家拭隨喜淚歎未曾有也二人自起各收杵子永延元年三月十日敕自律師任大僧都此例始于賀時年八十二貴其年德也正曆二年七月二十三日逝法齡以永延年可知焉

贊曰觀生賀之咒驗如世之弄傀儡者不契真乘安

能如斯邪蓋角異之事此時鼎盛也是又乘密法之  
嘉運也

江州延曆寺沙門尋禪傳

釋尋禪右僕射師輔藤公第十子也睿山座主慈慧  
與僕射道契深密因以愛子爲弟子慧亦異顧學究  
顯密靈感尤多其性慈和嫌降伏法冷泉帝臥病連  
年不醫救禪加持禪詣御榻前帝在臆拔劍欲以斬  
禪禪避南階下衣篋尚在座帝忽自縛倒於篋傍舊  
病頓瘳由是名聞天下天延二年救爲一身阿闍梨  
台徒此任始於禪矣天元四年秋任權僧正永觀三

年補延曆寺座主永祚元年夏右僕射兼家藤公寢  
病乞禪法救禪知其不痊固辭不修時僕射爲帝之  
外祖鈞軸歸握帝作尚幼朝廷愴其人救就睿山中  
堂修七佛藥師法感驗忽應病惱卽愈明年七月僕  
射遂薨矣茲年禪解印嘉遯飯室正曆元年二月十  
七日寂於所住年四十八寬弘四年救謚慈忍

江州延曆寺沙門餘慶傳

釋餘慶不詳其姓氏筑州早良人稟台教於明仙傳  
密灌於行譽苦練精修早綜明驗常好扞藪偶遊山  
谷聞鐘磬聲跡而就之有精藍極幽邃一僧趺坐讀

日本書紀卷之四十八  
法華年可三十慶盤桓庭際僧停經肅慶入堂慶問  
年多少僧曰百有餘矣慶勸僧盡其經僧誦至安樂  
行品天諸童子以爲給仕處卽有二天童持葢捧食  
至僧分食作二分與慶自喫其味甚美殆非人世所  
有旣而辭謝僧曰此地常人不至今日歎語不耐感  
忻慶曰失路多幸到於聖境欲傳此事何以爲驗經  
傍曲八願承惠爲僧有恠色忽十童子出現忿怒護  
九慶素歸不動尊持念須臾俄大聖明主現來奪几  
十童拒之其几中分爲二一半在僧處一半至慶前  
慶攜歸以諭人天延二年於睿山始內論義衆議慮

有魔障令慶修法每設法筵衆口雷同論場甚囂慶  
持五鈷出座勵聲謂曰縱第六天魔王爭敵餘慶驗  
德邪何爲騷擾也何爲騷擾也俄衆口止論席敢靜  
滿山學徒莫不嘆美一日謁藤丞相於一條亭忽空  
也法師入來其左臂有疾不伸慶見曰我試可伸之  
也曰久聞靈驗乞垂法救慶卽瞑目誦咒摻也臂引  
之爆然聲出屈伸如右臂也作禮三拜丞相闔家無  
不嘆伏時人曰彌陀之病明王之醫尸部尚書藤文  
範誦慶曰誰謂慶驗者也只是破戒比丘也慶欲質  
其言往尚書宅尚書稱疾頻請不出乃據檐隙誦咒

加持俄咒縛尚書從屏風上拖出慶前展轉悶絕慶日理當如爾後言而歸三日之間尚書猶死一家子弟來寺乞宥慶解咒縛天元二年補園城寺長吏四年任法性寺座主永祚元年秋敕爲延曆寺座主慈覺之徒舉奏朝日智證門徒補座上者不可開講堂便固閉戶永延帝以爲過訟十月二十九日詔尚書右丞藤有國作告文登前唐院慈覺之塔報衆徒之暴戾十二月任權僧正正曆二年閏二月十八日謝世齡七十有三妙香滿室奇雲掩堂慶貞元中於洛北崑倉山大雲寺創觀音院並立講堂五大堂灌頂堂法

華堂阿彌陀堂真言堂天元三年以觀音院爲圓融帝御願所奏置阿闍梨五人每歲修灌頂法慶有四神足勸修勝筭慶祚穆筭共一時豪傑也寬弘四年二月二十五日敕諡智辨焉

城州遍照寺沙門寬朝傳 清壽

釋寬朝吏部尚書敦實親王第二子字多上皇孫也年甫十一投上皇室洛州天曆二年隨蓮臺寬空阿闍梨受密灌於仁和寺灌頂壇又就壹定法師重質祕法朝於家學精微入神住廣澤遍照寺盛啓密肆世謂廣澤密派康保四年補仁和寺務貞元二年從



權律師昇少僧都兼法務是歲中冬加東寺三長者  
詔領西寺天元二年轉權大僧都二年春朝捨私財  
供養東大寺華嚴會秋九月為延曆寺中堂供養咒  
願師四年任僧正補東寺寺務永觀元年為圓融寺  
落慶導師敕給封一百戶二年領東大寺務寬和元  
年圓融上皇就朝圓頂相納戒法諱覺如二年任大  
僧正密家此職始於朝永延元年夏五月久旱奉敕  
集六太寺僧於大佛殿諷誦祈雨翌日暮時雲雨暴  
降雷霆落大佛殿朝野歎未曾有一住五年寺眾協  
和永祚元年上皇於東寺隨朝受兩部灌頂職眾八

十人法儀濟濟初圓融上皇不豫請睿山東寺僧修  
五壇法中壇慈慧降三世朝也共感明玉現形上皇  
睿覽聖躬即痊修壇諸德敘賞有差天慶三年奉敕  
伏平賊將門右典廩平貞盛承誅罰使來寺拜朝捧  
所佩之劍受加持而行長德四年六月十二日順世  
春秋六十三朝善聲明般若理趣分作節奏誦之密  
學之者傳其音調矣又有釋清壽從朝傳受灌頂長  
德四年春帝供養圓融寺聞壽有名密教賞賜僧官  
昇任僧都長和二年為東大寺主居二年四月二十  
七日無病俄歿

江州延曆寺沙門明救傳

釋明救光孝天皇孫有明親王子早上睿山從座主  
延昌僧正學顯密法經二期後感驗從心出住淨土  
寺名高輦下三條帝即位已後耳目不明長和二年  
冬詔救修法于仁壽殿帝一夜夢自救左右耳日月  
忽出入帝雙眸覺後聰明復元教授僧正五年九月  
奉詔任延曆寺座主一住五歲法儀大整寬仁四年  
七月五日順世保齡七十五世稱淨土寺座主

本朝高僧傳卷第四十八

音訓

歷 乙甲切 遏 阿葛切 蠶 徂含切 穫 胡郭切 啖 徒覽切  
裁 資四切 祗 渠宜切 犖 歷各切 羈 堅溪切 匿 女力切  
瓠 胡故切 濩 胡故切 甕 烏貢切 燥 蘇老切 程 直貞切  
頤 延知切 蹴 上子六切 恠 力刃切 盥 上古緩切  
下他歷切 恠 力刃切 盥 下先奏切

江府住玉泉軒成九居士信施淨財

本朝高僧傳卷四十八 茲冀

上報四恩下資三有家道繁興種智圓明

寶永丁亥佛成道之日

濃州路加納盛德禪寺 知藏比丘 識

終

